

● 詞話叢編讀後

吳熊和

● 周叔迦佛學論著集讀後感言

王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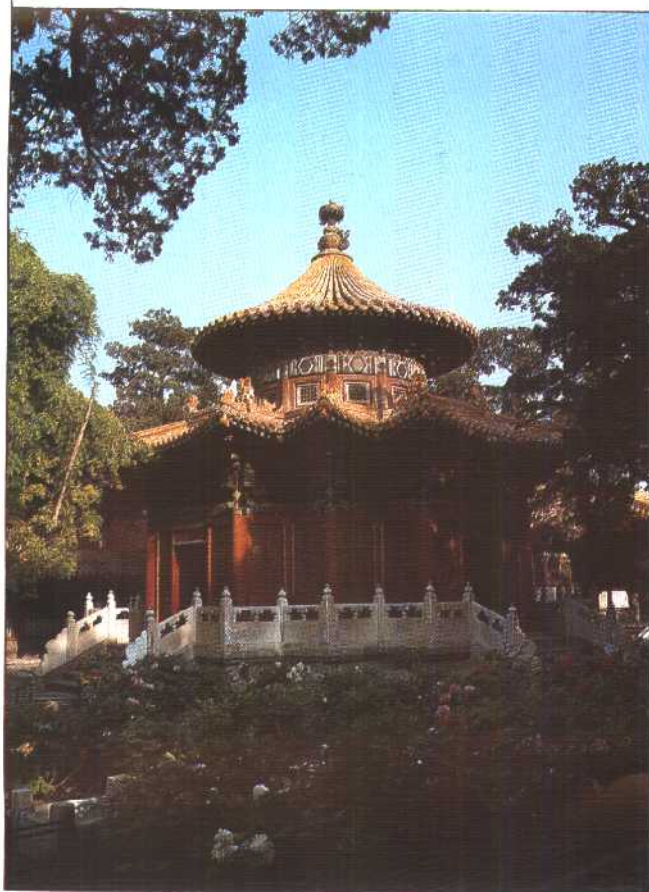
● 新編諸子集成編輯瑣談

陳金生

● 一部校勘專家的文集
——《抱經堂文集》

王文錦

中華書局 · SHUPI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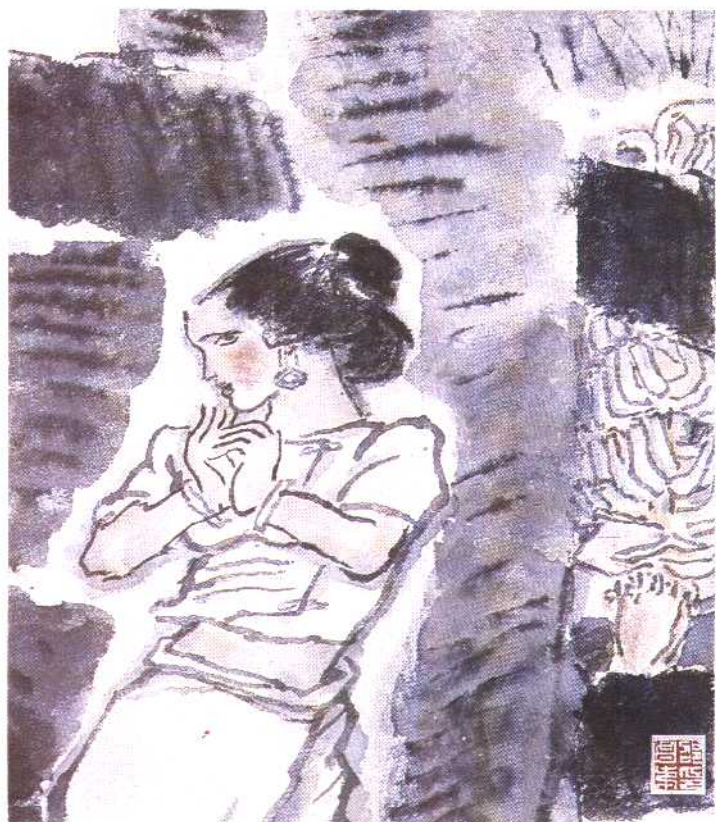


書

品

3

1991



邵昌弟先生爲《書品》而作。



書 品 第三期 1991年 9 月出版

主 編 趙 守 儼

中 華 書 局 總 編 輯 辦 公 室 編

(北 京 王 府 井 大 街 38 號)

郵政編碼: 100710

中 華 書 局 出 版

文 物 出 版 社 印 刷 廠 印 刷

國 內 統 一 刊 號 CN11 - 1357

定價 1.50 元



《詞話叢編》是唐圭璋先生編校的大型詞話匯編，共收錄宋元以來的詞話八十五種，近四百萬字，為詞學研究者提供了極為豐富的資料。全書共五冊，精裝，大三十二開。定價94.60元。上圖為該書書影。

一九九一年《書品》

一九九〇年《書品》合訂本

徵 訂 預 告

《書品》是由中華書局編輯出版的，以評論和介紹本版圖書為主要內容的書評刊物，自一九八六年創刊，至今已出版了五年，在學術界、評論界、圖書館界和古籍整理界引起了一定的反響，得到了海內外讀者的支持和好評。《書品》除刊登由專家、學者撰寫的書評文章外，每期還刊出介紹國內外圖書館收藏漢籍的文章及介紹古籍常識的文章，以豐富刊物的內容，更好地為讀者服務。

《書品》服務的對象為學術界、評論界、圖書館界和古籍整理界。一九九一年，《書品》仍將以其特有的風格，繼續為各界讀者服務。一年出版四期，季末出版。每期酌收工本費1.50元，外加郵費0.30元，全年共計7.20元。

另一九九〇年《書品》合訂本定價10元，凡由我局郵購訂閱者，一律八折優惠，即收8元，外加郵費0.30元（合訂本數量有限，欲訂從速）。

凡欲訂閱的單位和個人，請與中華書局讀者服務部聯繫，辦理訂閱事宜。地址：北京王府井大街36號。郵政編碼：100710。開戶銀行：北京工商銀行王府井分理處。帳號：661092～43。歡迎訂閱。

中華書局總編輯辦公室

- ☐評《唐詩三百首詳析》…………… 儲仲君 (2)
- ☐《詞話叢編》讀後…………… 吳熊和 (6)
- ☐說徐世昌的《晚晴簃詩滙》…………… 劉宗漢 (10)
- ☐八十年敦煌漢簡的總集
——《敦煌漢簡》評介…………… 解 民 (16)
- ☐《金志》與《大金國志》
——對《大金國志校證》一則附錄的說明…………… 崔文印 (20)
- ☐莫把史書當文集
——讀王世貞《弇山堂別集》…………… 倉修良 (24)
- ☐一部校勘專家的文集
——《抱經堂文集》…………… 王文錦 (30)
- ☐讀《中國與非洲——中非關係二千年》… 何芳川 董 波 (33)
- ☐《新編諸子集成》編輯瑣談…………… 陳金生 (37)
- ☐《周叔迦佛學論著集》讀後感言…………… 王 堯 (42)
- ☐我也對《書品》說幾句話…………… 羅繼祖 (48)
- ☐四川大學圖書館的綫裝古籍藏書…………… 陳 力 (50)
- ☐跬步齋日本訪書雜志
內閣文庫的宋本與明人識文…………… 嚴紹璽 (53)
- ☐古籍小常識 仲易：古籍的數量…………… (61)
- ☐中華書局近期書目…………… (63)

封面攝影：胡 鍾

封面設計：王增寅

封面照片：故宮萬春亭

評《唐詩三百首詳析》

—— 儲仲君 ——

喻守真編注的《唐詩三百首詳析》最近又重印了。這本書是一九四八年由中華書局出版的，後來曾多次重印。我手頭的一本是一九八〇年重印的，書中標明“北京第7次印刷”，一次印了三十萬零五千冊，使它的總數達到了七十萬冊以上。與現在一般的古籍書只印數千冊相比，這不啻是一個天文數字了。

這本書暢銷不衰，除了選本方面的原因外，自然還有它本身的原因。與別的詩歌箋注賞析讀物相比較，它至少有如下一些特點：

一是繁簡得宜。它的注十分簡略，只解決“攔路虎”的問題，至於詞語出處之類需要大量徵引而一般讀者又並不感興趣的東西，則一概從略。它的析則較為詳細。唐宋時的摘句法，明清時的評點法，對現代讀者來說顯然都過於簡略了，“冷雋”、“純以神行”之類的評語，或者“二十字作二十層看”之類的點撥，並不能給他們多大幫助，因此需要在講析方面多下功夫。注析者顯然研究了前人的得失。方田《瀛奎律髓》中的議論，陸時雍《詩鏡》、鍾惺、譚元春《詩歸》、沈德潛《唐詩別裁》中的品評，或許都給了他啓發，但他主要仿效的，似乎還是唐汝詢《唐詩解》、浦起龍《讀杜心解》那樣的從頭至尾串講的方法。但他又有變化，把“作意”和“作法”分作兩個部分，使得講解的眉目更加清晰。他的講析比起《詩歸》、《詩鏡》一類著作來確實詳細多了，但比起時下盛行的賞析文章來又簡明得多。賞析文章自然不乏佳作，但試想，如果唐詩三百首首都要讀那麼長的賞析文字，恐怕連有耐心的老年讀者也會厭倦的吧。從這裏可以看出，注析者的出發點是十分明確的，那就是讀者的需要，而他對讀者心理的把握又是比較準確的。

二是不作泛泛之論。杜詩云：“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解詩也需要選擇一個突破口。注析者十分注意抓住這樣的關鍵處下筆。例如他這樣講王維的《過香積寺》：“此詩作法，重在‘不知’二字，不知香積寺究在山中何處？入山數里，雖有幽徑，而無行人，只見古木參天，只聞遠處鐘聲，究竟寺在何處？寫見寫聞，只爲不知二字作迴旋。頸聯則雖行近寺旁，低頭只聽危石泉聲，抬頭只見青松石色，還沒有見香積寺本身。兩聯只描寫寺的環境，已可想見寺的幽勝。倘然從正面寫寺的如何壯麗，如何幽靜，試問有何趣味。”又如他這樣講王維的《終南別業》：“此詩以‘好道’爲骨幹，以後敷述，都從好道出發。興來獨往，勝事自知，即有自得其樂不求人知之情形。行到水窮，坐看雲起，即有絕處逢生否極泰來之理。雖然語語寫事，却語語含有無可解說的至理。”看準關節所在，一觸即百節皆動。這樣講詩，比較容易講活，而又無須多費口舌。這比起那種不痛不癢的泛泛之論來自然要高出一籌了。但這種講法必須自己確有心得才行。顯然，注析者對唐詩三百首諷咏玩味已久，因而時時有精到的見解和深刻的體會。意必已出，決不用泛論去敷衍讀者，因此他寧可有時“忽發怪論”，如說王維的《輞川閒居贈裴秀才迪》詩句顛倒了，應該把“策杖柴門外，臨風聽暮蟬”放在首聯之類，也不願意去掇拾他人的唾餘。

三是着眼於作詩。講析者不只是想讓讀者讀懂原詩，而且指望他們學會去做。出於這種考慮，他在注析的文字部分以外，又特意加上了符號，用以標明平仄和用韻，而且注明韻部。文字部分也突出了“作”字，一部分講“作意”，即寫作意圖，一部分講“作法”，即構思和表現手法。講解中他也處處不忘這個“作”字，因此一再強調要扣題，強調不同題材在寫法上應有區別，強調應該避免常見的毛病，等等。我們雖然並不提倡唐詩的讀者都去學寫詩，但這種融進了作詩甘苦的講法，却能給讀者更多的啓發。提倡講詩人自己應該深知詩中三昧，還是應該的，否則難免要給人以隔靴搔癢之感。

總之，我們有這樣的印象：注析者了解、尊重自己的讀者，而他自己的態度又是真誠的，親切的，坦率的，因此讀着他的書，就會產

生一種如對師友的感覺。這種感覺的魅力是不可等閑視之的。

當然，這本書也不是沒有可議之處。他的解析，有些是值得商榷的。他一般不涉及詩的寫作背景之類史實，但有些情況下却無法迴避，這時往往顯出疏于考證的缺憾。不妨試舉數例如下：

白居易《自河南經亂關內阻饑兄弟離散各在一處因望月有感聊書所懷》詩“作意”云：“此詩係樂天貶江州司馬時所作。”但“河南經亂”指的應當是貞元十五年汴州軍亂，殺宣武軍行軍司馬陸長源及判官孟叔度、丘穎一事，“關內阻饑”則指貞元十四、十五年的連續災荒。這些在正史中均斑斑可考。詩當作於貞元十五年(799)秋，元和元年(815)亦即過了十六年以後，白居易才被貶為江州司馬。

韋應物《初發揚子寄元大校書》題注云：“元大疑即元結。”這首詩是韋應物大曆七、八年間遊歷淮揚時寫的，而元結於大曆七年正月朝京師，四月即已病卒，元大顯然不可能是元結。

杜審言《和晉陵陸丞早春遊望》題注云：“陸丞一本作陸丞相，名元方，字希仲，吳人。武后時為相。”晉陵陸丞，顯然是指一位姓陸的晉陵縣丞，與丞相無涉，“一作”之誤是很明顯的。

劉長卿《長沙過賈誼宅》“作意”云：“題云‘過’，可見長卿正是貶謫去官之時。”《自夏口至鸚鵡洲望嶽陽寄源中丞》“作意”云：“此詩也是貶謫後撫景感懷之作，可和上詩同看。”《江州重別薛六柳八二員外》“作意”云：“此是長卿將至潘州貶所，辭別故人之作。”《新年作》“作意”云：“此詩當是在南巴所作。”事實上，劉長卿兩次貶謫都沒有途出長沙。前面的兩首七律是大曆五至八年間劉長卿任鄂嶽轉運留後時寫的，一首是遊賈誼宅有感於這位歷史名人的遭遇之作，另一首則是夕望嶽陽勸慰謫居當地的友人之作，源中丞是源休，當時正在嶽陽。第三首七律雖作於貶謫途中，但不是貶南巴，而是貶睦州，是由鄂州赴睦州途經江州時寫的，這時劉長卿已步入老年，故詩云：“如今龍鍾人共棄，愧君猶遣慎風波。”五律《新年作》則是睦州的作品，“已似長沙傳，從今又幾年”，是用賈誼“為長沙王傅，三年”的典，這時他在睦州已歷三年了，頗有些急不可耐的意思。至於南巴，劉長卿只是議貶南巴，實際上他從來沒有到過那裏。

疏于考證不能不說是一病，但這本書的優點畢竟更爲顯著，所謂瑕不掩瑜也。

這本書的再次重印傳出一個信息，說明我國古代文化遺產對年青一代讀者依然有着吸引力。耽心讀者“斷檔”，耽心像京劇那樣因年輕觀眾減少而陷入困境，現在看來還顯得有些過慮。但是，這樣隱憂畢竟還是存在的。爲我國燦爛的古文化遺產贏得更多的青年讀者，已經是當前一件迫切的事情了。這就需要多湧現一些像《唐詩三百首詳析》這樣高質量的普及性讀物，而這又需要我們最優秀的專家學者和出版界爲此努力。

《隋唐五代墓志》即將出版

隋唐五代時期，中華民族在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等方面，創造出了超越前代的輝煌成果。墓志，作爲一種喪葬風俗文化現象，在這一時期也出現了第一個發展高峰。當時，爲追念死者，在喪墓中使用墓志，已成爲一種社會風尚。皇室貴戚、官宦人家、平民百姓乃至僧侶道士皆設墓志。

現存的隋唐五代墓志原石和拓本，數量相當可觀，據粗略估計約有六千種左右。對數量如此之巨的墓志，過去僅進行過某地區或某單位所藏墓志的整理和出版，不僅範圍和數量有限，且所收拓本基本上是幾十年前的舊拓，近四十年新出土的拓本，尚未進行過系統的整理和出版。

《隋唐五代墓志》的編輯出版，彌補了這一不足。該書將隋唐五代墓志新舊拓本共計五千余種匯爲一編，按收藏地域和單位分爲九卷：《洛陽卷》收墓志 3,000 余種，十五冊，定價 5250 元；《河南卷》收墓志 200 種，一冊，定價 350 元；《陝西卷》收墓志 600 余種，四冊，定價 1400 元；《北京卷》（附《遼寧卷》）收墓志 500 余種，三冊，定價 1,050 元；《北京大學卷》收墓志 300 余種，二冊，定價 700 元；《河北卷》收墓志 100 余種，一冊，定價 350 元；《山西卷》收墓志 100 余種，一冊，定價 350 元；《江蘇山東卷》收墓志 100 余種，一冊，定價 350 元；《新疆卷》收墓志 100 余種，一冊，定價 350 元及《索引》一冊 250 元。

全書共 30 冊，8 開本精裝，定價 10,400 元，由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中華書局讀者服務部經銷（征訂單備索）。該部地址：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號。郵政編碼 100710。聯系人：黃英，劉莉華。

《詞話叢編》讀後

吳熊和

《詞話叢編》(修訂本)近日已由中華書局再版,這是對不久前去世的唐圭璋先生的最好紀念。

《詞話叢編》初版六十種(附錄四種),1934年印行。過了六年,《全宋詞》繼之問世。這兩部大書,不愧是“詞林之巨製,藝苑之功臣”,都是唐圭璋先生以個人之力先後編纂而成的。如果說《全宋詞》有着自毛晉至近代王鵬運、江標、朱祖謀、吳昌綬諸家的詞籍叢刻以及趙萬里、周泳先諸家的詞籍輯佚作為基礎,最後由唐先生總其成;那麼,廣羅群籍的《詞話叢編》則無可依傍,其廣搜博采而成總滙,均為唐先生所始創。在此之前,詞話的整理與研究,歷來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例如同于1934年出版的郭紹

虞先生所著《中國文學批評史》,宋元以來的詩論詩話,網羅至富,而與詩論詩話聲息相通、互濟互補的詞論詞話,却盡付闕如。郭紹虞先生在收藏與考訂詩話方面,國內首屈一指。然詞話一門,則亦未暇旁顧。這種狀況,就與詞論詞話一向缺少研究,更兼搜求不易,有着密切的關係。唐圭璋先生編集歷代詞話,就為彌補這個缺憾作出了重要貢獻。過去遍睹為難的衆多詞話著作,由散而聚,由晦而彰,不但使人驚嘆於這個領域著述之豐,而且對於詞學研究乃至整個文學史研究也起了有力的推動作用。

詞話是隨着兩宋詞曲之盛而興起的,其體裁則仿自詩話。宋人詩話,始於歐陽修的《六一詩話》。宋人詞話,始於楊繪的《時賢本事曲子集》。楊繪《時賢本事曲子集》作於元豐初年,距熙寧四年(1071)《六一詩話》的寫定,不過十年左右。嗣後,王灼《碧鷄漫志》、張炎《詞源》詳考聲律,細究詞法。在詞“別是一家”的認識基礎上,詞學逐漸成為一種獨立的專門之學,從原先是詩學的旁支進而與詩學并行發展。清代詞學復盛,詞話之作,尤蔚為風氣。精言勝義,

絡繹紛呈，立宗立派，各具法度，其盛況或許並不亞於同時期的詩話。根據現有資料估計，自宋元迄於近代，足以自成卷帙的詞話，其總數少說也有一百餘種。但這些詞話，僅少數單獨成書。多數的詞話，或散於叢書，或附於本集，或作為評注見於各類選本。把它們匯為一編，並非易事。唐圭璋先生從 1931 年起，積三年之力，從各大叢書、明清人集子及各家選本中，潛心搜討，爬梳理董，編成《詞話叢編》初版六十種。其中有精校本，有增補本，有罕見本，有原鈔本，因而尤為可貴。為了編成此書，唐圭璋先生節衣縮食，晝寫晨鈔，並躬任校印之役，其劬劬辛勤的治學精神，亦足令後學起敬仰之心。

中華書局於 1986 年印行的《詞話叢編》，是經過唐圭璋先生重新增補的一個修訂本，從原有的六十種增至八十五種（附錄四種），使這部宋元以來的詞學理論叢刊更為豐富而完備。

修訂本新增的二十五種，主要是宋人詞話與清人詞話。初版六十種中，宋人詞話僅收七種，當時趙萬里先生《校輯宋金元人詞》已經刊出，內有趙萬里先生所輯楊繪《時賢本事曲子集》一卷，楊湜《古今詞話》一卷，嗣陽居士《復雅歌詞》一卷。又四庫館臣從《永樂大典》輯張侃《張氏拙軒集》六卷，內《揀詞》一卷皆為詞話；北京圖書館藏日本寬永十六年所刊魏慶之《詩人玉屑》卷二十一附有《中興詞話》十六則，初版六十種中均未收入，修訂本就概已補上，所收宋人詞話遂增至十一種（《中興詞話》附於《魏慶之詩話》後）。兩宋詞話，可考者約有二十餘種，其中有些久已亡佚。如晁補之《猗猗說》二卷（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卷十一稱為《晁無咎詞話》），乃晁補之晚年所作，論及小晏并黃魯直、秦少游詞曲；朱弁《續猗猗說》一卷，有紹興十二年（1142）自序，亦多論近世樂府歌詞，然前者亡於宋末，後者僅於陶宗儀《說郛》卷三十八見其刪存之五則，已難窺原書面目。故沈曾植《護德瓶齋涉筆》云：“詞話始晁無咎，而朱弁（《續猗猗說》）繼之。今二書皆不存，獨朱書名見《直齋書錄解題》耳。”因此，除去這些已佚之作，傳世的宋人詞話，《詞話叢編》的修訂本已“粗存其全”了。

不過，對於詞學研究來說，作為宋詞興盛之一翼的兩宋詞話，

最好盡可能搜集齊備。如成於淳祐間的陳模《懷古錄》三卷，中卷論詞，於稼軒詞推許甚至。鄧廣銘先生見到過此書的鈔本，他作《辛稼軒年譜》、《稼軒詞編年箋注》時亦曾引及，應該列爲宋人詞話的一種。按照唐圭璋先生原先的計劃，《詞話叢編》本擬分甲乙兩編，甲編據刊本，乙編據輯本。列於乙編中的宋人詞話，尚有黃昇《花庵詞話》一卷，陳振孫《直齋詞話》一卷，夏承燾先生所輯《宋元詞話鈎沉》一卷（見《詞學季刊》第二卷第一號《詞壇消息》介紹《詞話叢編之校印》）。這三種輯本此後未見刊本。前二種已爲人所熟知，《詞話叢編》不收，似乎也可以。後一種網羅放佚，爲久佚的宋元詞話提供研究綫索，治詞者企盼已久，可惜未聞下落。同時，作爲輯本來說，梁啟超稱爲“最古之詞話”的《時賢本事曲子集》，趙萬里先生輯本僅得九則，亦尚可補輯。如高冰《事物紀原》集類卷二“小詞”條，引楊繪《本事曲子》云：

“近世謂小詞起於溫飛卿，然王建、白居易前於飛卿久矣。

王建有《宮中三臺》、《宮中調笑》；樂天有《謝秋娘》，咸在本集，與今小詞同。《花間集序》則云起自李太白。《謝秋娘》，一名《望江南》。”又云：“近傳一闋，云李白製，即今《菩薩蠻》。其詞非白不能及，信其自白始也。”

宋時關於李白作《菩薩蠻》詞的傳說，熙寧、元豐之際開始流行。楊繪《本事曲子》這條詞之起源說，與釋文瑩《湘山野錄》所記，同是這個傳說的早期記載，趙萬里先生的輯本就未輯及。此外，南宋初傅幹的《注坡詞》在注明蘇詞本事時每引楊繪《本事曲子集》，趙萬里先生輯佚時尚未見《注坡詞》，故亦不及輯入。今後重輯時皆可以據補。

清人與近人詞話，修訂本則所增尤多。在新增的二十五種中，清人與近人詞話佔了二十一種。其中所輯《張惠言論詞》及況周頤《蕙風詞話》五卷，《續詞話》二卷，向爲詞學中的名著。輯本先著程洪《詞潔輯評》、黃蘇《蓼園詞評》，所評見地甚高，原書尋常不易得見。修訂本把它們都收了進來，加重了《詞話叢編》學術上的份量。另外十餘種，亦大多爲名家手筆，有些還出於私人珍藏。由於修訂

本新增了這麼多宋人詞話與清人詞話，稱它爲“詞苑鉅觀”較之以往就更爲恰當了。

然而，清人詞話仍可以有所續刊。唐圭璋先生在初版本《詞話叢編例言》中，提出了一個待訪書目：“至如張星耀《詞論》，許田《屏山詞話》，王初桐《小琅環詞話》，秦耀曾《雪園詞話》，孫麟趾《一魚庵詞話》，雷葆廉《通波水榭詞話》，汪烱《國朝詞話》，陳君璧《本事詞》，蔗耕居士《懷蘭拜石軒詞話》，今并未得寓目，亦俟訪得續刊。”在別的場合，唐圭璋先生還提到過錢芳標《蕘廬詞話》等書，托人尋訪。從1934年至今，已過了半個多世紀，上述詞話的訪求，是否已獲得若干進展，治詞者一直很關切。據我所知，待訪書目中的第一種張星耀《詞論》，附於清初佟世南《東白堂詞選初集》，《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二〇〇《詞曲類存目》曾予著錄。《東白堂詞選初集》十五卷，編定於康熙十七年（1678）。卷首冠以《詞論十三則》，題“西陵張星耀砥中撰”。此書的原刻本，國內有五家圖書館收藏，還算不上是孤本秘籍。承陳祖美同志鈔示，幸得寓目。王又華《古今詞論》所引張砥中論詞二則，即在其中。因此，《詞話叢編》如能續刊，張星耀《詞論》就可列爲一種。另外，唐圭璋先生原先擬訂的初版本《詞話叢編》目錄中，甲編尚有方成培《香研居詞麈》五卷（徐鉉《詞苑叢談》十二卷，唐先生另有校注本，可以單行），乙編尚有唐先生所輯《清代詞評》一卷，輯本《論詞絕句》一卷，以及明清人詞話數種，可惜正式出版時皆未收入。這些原擬收於《詞話叢編》的輯本刊本，如果原稿仍有保存，在修訂本續刊時，似乎都不應該把它們遺漏。

唐圭璋先生編纂的《全宋詞》，經過修訂而益臻完善。《詞話叢編》若再積得十餘種乃至數十種而予以續刊，正是唐先生生前所望。我想，爲了紀念唐先生，後學者應該承擔起這個責任。

說徐世昌的《晚晴簃詩匯》

劉宗漢

記得三十年前讀《紅樓夢》時，很喜歡其中的歌行，覺得它們不僅結構開闔自如，擒縱有法，而且音節流暢，與唐、宋歌行相比，另有一種味道。後來讀了啓元白先生的《詩文聲律論稿》，知道這是受了吳梅村的影響，大量以律句入歌行的結果。進而想到了清詩不像當時流行的說法那樣沒有什麼大成就，而是自有其妙處，或者說能給讀者一種區別于唐、宋詩之外的審美享受。王士禎固然主張學中晚唐詩，他選的《唐賢三昧集》甚至不收李白、杜甫的詩，但他的作品卻又與中晚唐不盡相同，比如傳誦一時的“秋來何處最銷魂，殘照西風白下門”，就有一種不同于中晚唐的味道。黃景仁有的詩刻意模仿李白，但“悄立市橋人不識，一星如月看多時”，却決非李白所能道。到了晚清，黃遵憲的“城頭笳鼓插大鼓，蒼天蒼天汨如語，倭人竟割臺灣去”，更氣勢雄渾，自成一體，“我手寫我口”（黃遵憲語），是晚清詩獨有的一種風格。前人于清詩的評價，有欠公允，以為只是漢魏、唐、宋詩風的再現，其實清人固然取徑漢魏、唐、宋，但在創作上自有風格，自有其動人可取之處。

在中國歷史上，每次改朝換代，詩文風格也要隨之改變；但詩文風格的改變，又往往落後于政治上的改朝換代。清初錢謙益、吳偉業、龔鼎孳稱江左三大家。錢詩以杜甫為宗，而出入于韓、白、蘇、陸，博大闔肆。吳詩取法杜、韓，而詞清句麗，低徊委婉，情感動人。龔詩喜步杜韻，而遣句自然，讀來無湊韻生硬之感。律句每用舊典，而對仗自然。都是一時高手。然就風格特點而言，仍然是前明的餘緒，這就如同明初的劉基、高啓、袁凱仍有元人韻味一樣。真正形成清詩特點是王士禎。士禎詩取法中晚唐而上遡魏晉六朝，得其秀

氣，用字精而遣辭潔，讀來令人覺其寄興超逸，清淡蕭遠，於具體的詩句外，別有一種神韻。神韻是王士禎刻意追求的美學效果，他曾說詩“當如雲之龍，時露一鱗一爪”，使人有一種空妙的韻味感受。王詩雖然在當時獨步壇坫，得到不少人的推崇，但也遭到非議。因為詩是詩人的抒情工具，如果詩僅有神韻，則詩人的多種感情就將無法表達。當時趙執信作《談龍錄》就說：“詩當指事切情，不宜作虛無縹渺語，使處處可移，人人可用。”對王詩進行譏彈。到了乾、嘉之際，沈德潛、袁枚、翁方綱繼趙執信之後，又從理論上和創作實踐上對王詩進行了否定，使清代詩風一變，進入了新的階段。沈德潛倡格律說，主張詩應溫柔敦厚，作詩須論法。并選《古詩源》及《三朝（唐、明、清）詩別裁》，表彰漢魏，推崇盛唐，以發揮自己的主張。由于沈德潛深得乾隆皇帝的賞識，所以影響很大。袁枚倡性靈說，以糾正王派詩風重修飾而乏性情的一面，翁方綱倡肌理說，以糾王詩空疏之弊，這些對新的詩風的形成起了鼓吹的作用。然而，物極必反，乾、嘉以後的詩風，日漸流利輕巧，不矜格調，以至失之纖佻，爲了矯正詩風，道光以後，又興起了一個以祁寯藻、曾國藩爲代表的宋詩詩派。祁、曾均自宋人而上窺韓、杜。祁詩清真瘦硬，曾詩雄厚沈實，一掃纖佻之弊。由于祁、曾二人官居高位，故吏門生徧天下，所以很快就形成詩派，延續以至清朝滅亡。

當然，這裏所說的唐詩、宋詩，只是借喻唐詩式的創作方法或宋詩式的創作方法，而不是唐詩或宋詩的複製品。這就如同清初八大山人的畫取徑明朝的董其昌但不是董畫的摹本、清中葉趙之謙的字取法《龍門二十品》，但不是《二十品》的再現一樣，都有其作爲清人作品的風格面貌。同時，學唐、學宋的分野也并非絕對。如清初黃宗羲即宗法宋詩，朱彝尊詩本宗唐，但晚年也效法山谷。

我們這裏只是粗略地勾劃了清詩的脈絡，實際上清詩的內容要豐富得多。清代不僅詩人多（僅《晚晴簃詩匯》所選者，即有6100餘家），而且題材廣泛，風格多樣。不僅大家成就較高，就是不大知名的小家，有時也有佳句可誦。在詩學理論上，清人的成就也遠遠超過前代。王士禎的神韻說、沈德潛的格律說，翁方綱的肌理說和

袁枚的性靈說，都從不同的側面涉及了中國詩（當然應該也包括詞）的本質問題，雖然各執一偏，却也各具至理。試思一首詩如既合格律，又富神韻，既有肌理，又得性靈，豈非佳作。清人圍繞王士禎神韻說的討論，又直接促成了後來王國維境界說的形成。

幾十年前，我還在幼年時，每見父執輩的扇子上多有書寫清人詩句者。吳偉業的《圓圓曲》等名篇也多人能背誦。記得 1953 年前後，中國書店在巷口開設了一門市部。當時，《四部叢刊》、《四部備要》、《叢書集成》本的清人詩集極多。石印的《漁洋精華錄》之類，讀者不屑一顧。即使要買一部乾隆刊本的《吳詩集覽》，也并非難事。但是，今天我們如果想買一部《叢書集成》本的清人詩集，恐怕也要非幾十元錢莫辦。這主要是我們幾十年沒有系統出版清人詩集的緣故，1976 年以前，除了一部黃遵憲的《人境廬詩草》（錢仲聯先生箋注本）外，就很少再印清人集子。近十年來，情況雖然有所改觀，錢謙益、顧炎武、張問陶、袁枚詩集的整理本相繼問世，但離清詩研究的需要也還很遠。

與上述相應的是，對清詩的研究也非常薄弱。如果我們翻閱建國前的舊雜誌，則時時可見討論清人詩文的文章，如吳偉業、龔鼎孳都有人作過年譜。但是建國後至 1976 年這一階段討論清詩的文章就要少得多。學術界對詩的研究集中在唐代，對清代文學的研究集中在《紅樓夢》、《儒林外史》等小說，清代詩學則問津者很少。近十年來，雖然研究清詩的文章多了起來，但就研究的深度和廣度而論，仍然無法和唐、宋詩相比。除錢仲聯先生的《清詩精華錄》外，其它選本仍不能令人滿意。

值得慶幸的是，最近有三部研究清朝的大部頭的書籍問世：一是已故的袁行雲先生集數十年心血結撰而成的《清人詩集別錄》，即將由文化藝術出版社出版。二是錢仲聯先生組織人力編纂的鉅著《清詩紀事》，1989 年已由江蘇古籍出版社出版。三是徐世昌主編的《晚晴簃詩匯》由中華書局組織人力標點整理，精裝 10 冊出版。

《晚晴簃詩匯》是一部大型的清詩選集。在清朝初年即有人開